

世界文学名著

[法]小仲马著 刘自强 严胜男译

茶花女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茶花女

[法]小仲马著 刘自强 严胜男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茶 花 女

[法]小仲马 著 刘自强 严胜男 译

组稿：刘硕良

责任编辑：管筱明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3年12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3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插页：3

字数：183,000 印数：30,001—60,000

平装： $\frac{\text{ISBN}7-5404-1234-8}{\text{I} \cdot 1007}$ 定价：6.00元

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235-6}{\text{I} \cdot 1008}$ 定价：11.00元

译 者 的 话

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是法国作家小仲马的成名作。该小说在 1848 年问世后引起轰动，当时的法国文学评论家称赞小仲马刚出校门就稳步走上了光辉的创作道路。不久，小仲马本人将该小说改编成五幕话剧，于 1852 年上演，后来又由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威尔第（Verdi）谱曲作为歌剧搬上舞台。一个多世纪以来，小说《茶花女》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给世界各国的公众，根据小说改编的话剧与歌剧也成为许多著名演出团体的保留剧目，由此可见这部作品强烈的感染力与旺盛的生命力。

《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于 1824 年生于巴黎，1895 年卒于马尔利-勒-鲁瓦（Marly-Le-Roi）。其父大仲马也是法国著名的作家，他的代表作《基督山伯爵》和《三剑客》等是我国读者十分熟悉的。小仲马的主要剧作还有《交际花社会》（1855）、《金钱问题》（1857）、《私生子》（1858）、《阿尔丰斯先生》（1874）、《德尼斯》（1885）和《弗朗西雍》（1887）等，小说还有《百合的狄安娜》（1853）和《克莱芒梭案件》（1883）等。他在戏剧上提出浪漫主义的社会观点，以其有力的辩护和现实主义的描绘掀起轩然大波。他以散文般的语言创作出的“生活片断”使观众仿佛置身于日常生活中。他捍卫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尤其关注离婚和私通这样的社会问题。小仲马是大仲马与一位女工的私生子，十五岁后方被其父承认。他的辛酸的身世使我们易于理解他对社会底层人民怀有的深厚同情心。

《茶花女》创作于以路易·菲力浦为国王的法国七月王朝的末期。七月王朝在国外对非洲和远东大肆进行殖民扩张；在国内，由于经济的加速进步和工业革命，自由派天主教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与状况悲惨的无产阶级的形成，国内矛盾加剧，经

济、金融和政治危机四伏，七月王朝强化其反动政策。统治阶级花天酒地，穷奢极欲，“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了”。这就是《茶花女》的背景。

《茶花女》的女主角、被迫沦落风尘的玛格丽特是高等娼妓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因其倾城倾国的美貌而受到上流社会那些疯狂猎艳的青年的追逐。但是她的心情是异常复杂和痛苦的。在她长期身心受摧残久卧病榻的孤苦时候，善良的青年阿尔芒的关心与纯真的爱打动了她的心。他们离开喧嚣的都市到乡间过起形影不离的恩爱生活。玛格丽特决心彻底摆脱过去醉生梦死的卖笑生涯，永远和阿尔芒结合在一起。但是阿尔芒的父亲无法接受玛格丽特的烟花女的身份，怕她影响家族的名声，儿子的前程和女儿的婚事，迫使她与阿尔芒分手并要求她对阿尔芒隐瞒离去的真相。阿尔芒误以为她因劣性复发而抛弃他，对她怨恨不已，施以种种报复。玛格丽特为了阿尔芒家庭的幸福忍辱负重，终于心力交瘁，饮恨辞世。

小说获得巨大的成功，读者们认为它不是毫无根据地编造和随意想象出来的，而是一出完全真实的感人的悲剧。据法国评论家于勒·亚南（Jules Janin）考证，这部小说是以玛丽·杜普莱西（Marie Duplessis）小姐为原型的。出入于交际场所的杜普莱西小姐以她的花容月貌和翩翩舞姿倾倒无数风流少年，她不顾身体虚弱，继续作践自己，结果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她的死成为众人议论的话题。她死后家中豪华的布置依旧，遗物被高价争购，虽还留有她俏丽的肖像，但景物凄凉，睹物思人，人们感叹她家里的鲜花因为缺水而枯萎，而花的主人是因为缺少幸福与希望才死去的。《茶花女》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如同小仲马自己所说“我摄影”那样采取纪实的手法，加上精细的艺术加工，因而具有真切动人的魅力。

《茶花女》不是一个普通的红颜薄命的故事。诚然，我们不能说玛格丽特出于污泥而不染，她处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沾染上一些恶习，变得疯疯癫癫，近乎失常。但是在这个被人视为“贱货”的妓女身上却有着许多可贵的美德。可以着重指出的一是作者歌颂了玛格丽特对真诚的爱情的向往。玛格丽特结交的都是豪门大族的子弟，过的是挥金如土的日子，但她始终是苦闷和空虚的，心中没有丝毫的温暖，纯朴的青年阿尔芒的出现使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她不嫌弃阿尔芒无钱无势，看重他的真情实意，决意把自己终身托付给他。为了维持她和阿尔芒在乡间隐居的生计并且不使心上人为难，她私下变卖典当自己的财产。她对真挚爱情的追求令人想起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杜十娘。其二是玛格丽特高尚的自我牺牲的品质。她热爱阿尔芒，阿尔芒是她唯一的寄托，唯一的希望，有阿尔芒作伴侣，她心里充满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可是，当阿尔芒的父亲告诉玛格丽特她和阿尔芒的结合有碍他儿子的前程和他女儿的婚姻，要求她断绝与阿尔芒的关系时，她毫不犹豫地忍痛从命，即使不明真相的阿尔芒对她怀恨在心，多次伤害和打击这个脆弱体虚的可怜姑娘时，她也只是把苦水向肚里咽，不向阿尔芒吐露真情。当然，玛格丽特有她的局限性，社会对她的摧残反使她怀有很深的自卑感，不敢大胆地起而反抗，追求和捍卫自己应有的幸福，但她为了他人的幸福而断然牺牲自己的幸福，这种情操无疑是十分高尚的。在作者的笔下，上流社会的人士恣意玩弄女性，阿尔芒的父亲为了一己的私利而逼迫她放弃自己的幸福，债主们在她弥留之际步步催逼……这些鲜明的对照更反衬出地位卑微的玛格丽特人格的高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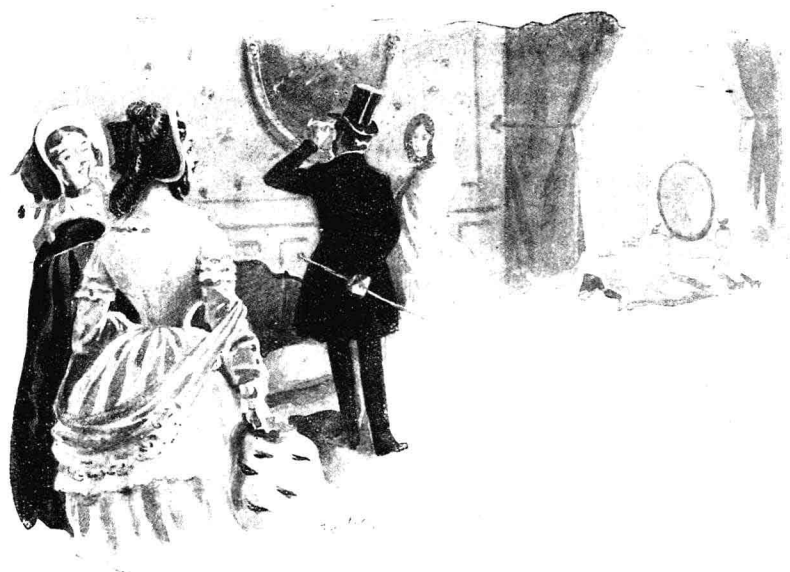
悲剧就是美好的东西的灭亡。玛格丽特这样一个心灵和容颜都美好的女性却饱经摧残，年纪轻轻就告别了人生。这或许就是这部小说作为一首深沉的哀歌一版再版赢得千百万不同国度的读

者喜爱的原因。才华横溢的小仲马含着泪水创作的这部名著通篇洋溢着青年人的真挚情感。这位创新家的小说风格鲜明，对话流畅自然而富于变化，带有戏剧的情趣与特色。

文学艺术主要借助于形象思维，而绘画的形象具有直观性。我们的这个译本采用了法国画家为原著作的若干幅精美的插图，希望图中栩栩如生的形象可以弥补文字表达的缺憾，帮助我国读者超越时空的距离，更准确地把握原作的意境。

刘自强

1993年8月于北京大学西语系



我认为只有在仔细研究了人之后才能创造人物，如同只有在认真学习一门语言之后才能说这门语言一样。

因为我还没有达到创作的年龄，我只好满足于讲述故事。

我劝告读者确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其中所有的人物，除了女主人公，都还健在。

再说，我收集到这里的大部分事实的证人在巴黎，如果我的证词不够的话，他们可以证明。由于一种特殊的情况，只有我能把这些事实写下来，因为只有我洞悉最后的情节，没有这些情节是不可能讲述一个有趣而完整的故事的。

我是这样了解到这些细节的。

1847年3月12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张黄色的大广告，上面通告出售家具和珍奇的古玩。这次出售是在丧事之后进行的。广告没有提到去世的人的姓名，只是通知出售将在16日中午到下午5点在昂丹街9号进行。

广告还说明人们可以在13日和14日参观逝者的套房和家具。

我一直是古玩爱好者。我决心不错过这次机会，即便不买什么，至少也得看看。

第二天，我去昂丹街9号。

我去得很早，然而在套房里已经有一些参观的男客，甚至女客，她们虽然穿着天鹅绒的衣服，披着开司米大围巾，门口有豪华的轿式马车在等着，还是惊讶地，甚至赞叹地看着展现在她们面前的奢华。

后来我明白了她们为什么这样赞叹和惊讶了，因为在我也仔细观察之后，我很容易地发现我置身于一个高级娼妓的套房里。如果有上流社会的妇女想看的东西——参观者里正有一些上流社会的妇女——那就是这些女人的室内陈设，这些女人的打扮装束使她们的服饰大为逊色，这些女人如同她们一样，并且就在她们旁边，在巴黎歌剧院和意大利剧院拥有自己的包厢，在巴黎招摇过市地展示她们的美貌、首饰，让人们都知道她们的风流韵事。

住在我参观的房间的那个女人已经死了，因此最规矩的女人都可以进入她的卧房。死亡净化了这个富丽堂皇的污秽地方的空气，再说，如果需要的话，她们可以假托她们是为拍卖而来，并不知道住户是谁。她们读到了广告，她们想参观广告上列出的东西，并且事先做一番挑选；事情再简单不过；当然这并不妨碍她们在这些珍奇的物品中寻找这种高等妓女生活的痕迹，人们一定对她们讲述过关于这种生活的奇特的故事。

不幸，其中的神秘和这位女神一起消逝了，尽管这些贵妇怀有良好的愿望，但只能看见她去世后要出售的东西，丝毫看不到女房客生前的卖笑生涯。

再者，还是有些东西可以买的。家具陈设非常精巧。布勒^①的巴西香木家具，塞弗尔^②和中国的瓷瓶，萨克斯^③的小雕像，缎子，天鹅绒和花边饰品，什么都不缺。

我在套房里来回踱步，跟着那些走在我前面的好奇的大家闺秀。她们走进一间挂着波斯帷幔的房间，我正要走进去，她们却几乎立即走了出来，她们微笑着，仿佛为这种新的好奇心而感到羞愧。然而我却更强烈地希望走进这间房间。这是梳妆间，摆满了各种精致的用品，似乎可以从中看出死去的女人在世时穷奢极欲的生活。

在靠墙的一张三尺长六尺宽的大桌子上，奥高克和奥迪奥制造的各种珍宝闪闪发光。这些收藏品真是豪华，这上千件物品对于我们所在的这套房屋的女住户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全都是金子或银子做的。然而这些收藏品只可能是逐渐积聚起来，不可能是一个情夫办齐的。

我看到一位妓女的梳妆间并未感到不快。我饶有兴致地仔细观看各种物品，不管它们是什么。我发觉所有这些精雕细琢的用品上都铭刻着不同人名的开头字母和标志。

我看着所有这些东西。它们每一件都向我显示这个可怜的姑娘的一次卖淫。我心想上帝对她是仁慈的，没有让她受到通常的惩罚，而是让她在衰老——妓女的第一次死亡之前，在奢华的生

① 布勒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高级家具匠。

② 法国城市名。

③ 德国地区名。

活中带着美貌死去。的确，还有什么比看到腐化生活的老年，尤其是女人的腐化生活的老年更觉得凄惨呢？它没有保留任何尊严，也不能使人产生任何关心。

这种永久的悔恨——不是悔恨走过的错误道路，而是悔恨错误的算计和胡乱花费的金钱——是人们可以听到的最凄惨的事情。我认识一位昔日的妓女，她的过去给她留下的只有一个女儿。据她同代的人们说，她的女儿几乎和她年轻时一样漂亮。她之所以对这可怜的女孩说“你是我的女儿”，只是命令她为自己养老，如同她自己把女儿抚养成人一样。这个可怜的姑娘名叫路易斯，她听从母亲的安排投身于卖笑生涯，不是出于意愿，也不是出于情欲和乐趣，而像在从事一种职业，如果有人想到要教她一种职业的话。

耳闻目睹的都是淫荡行为，从幼年起就开始的淫荡行为，加上这位姑娘长期体弱多病，熄灭了上帝或许曾经给予她的辨别善恶的智慧，没有人曾经想要培养她的智慧。

我会永远回想起这位年轻姑娘，她每天几乎在同一个时刻从林荫大道上走过。她的母亲一直陪伴着她，就像一位真正的母亲陪伴真正的女儿那样辛勤。我那时很年轻，而且准备为自己接受我所处的时代的浮浅的道德。然而回想起这种丑恶的监视我从心底产生蔑视和厌恶。

再说处女的面孔从来没有这样纯真的感情和这样忧伤痛苦的表情。

它简直像一座受难的雕像。

一天，这个姑娘的脸上露出喜色。在她母亲操办的放荡生涯中，上帝似乎允许这个女罪人得到一点幸福。把她造就得毫无力量的上帝，究竟为什么让她得不到任何安慰，承受生活的痛苦重负呢？一天，她察觉自己怀孕了，她还保留的纯洁使她快乐地发

抖。灵魂有一些奇怪的庇护。路易丝赶紧把这使她万分欣喜的消息告诉母亲。这令人羞于启齿，然而我们并非在这里随意讲述什么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们叙说的是一件确凿的事实，要是我们认为不必经常暴露这些女人受的苦难，那最好还是保持沉默。人们不理解她们就谴责她们，不正确评判她们就蔑视她们；我们说这是可耻的，但是路易丝的母亲回答女儿说她们俩度日已经很艰难，三个人更没法过了，还说这样的孩子要了是没用的，怀孕只是白白浪费时间。

第二天，一个产婆来看路易丝。我们只需要说明她是作为母亲的朋友来的。路易丝在床上躺了几天，下床后脸色比以往更苍白，身体更虚弱。

三个月后，一个男人对她产生了怜悯，对她进行精神和身体的治疗；但是最后那次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路易丝终因流产的后遗症而死去。

母亲还活着：怎么活呢？上帝知道。

当我凝视着那些银器时，这个故事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沉思中似乎过去了一段时间，因为在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和一个看管人，他从门口仔细地审视我是否偷了什么。

我走近这个正直的人，他因为我而十分不安。

“先生，”我对他说，“您能告诉我原来住在这儿的那个人的名字吗？”

“玛格丽特·戈蒂耶小姐。”

我知道这个姑娘的姓名，而且也见过她。

“怎么！”我对看管人说，“玛格丽特·戈蒂耶死了吗？”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死的？”

“我想是三个星期前死的。”

“为什么要让人参观她的套房呢？”

“债主们认为这样可以抬高售价。人们可以事先看到各种帷幔和家具，心中有底；您明白，这样可以鼓励人们购买。”

“那么她负下债了吗？”

“啊！先生，许多债呢。”

“拍卖可以抵偿债务吗？”

“还有得多。”

“那么余款属于谁呢？”

“给她家里。”

“她还有家？”

“好像是有的。”

“先生，谢谢。”

看管人对我的意图放下心来，向我致意，我走了出来。

“可怜的姑娘！”我回家时心想，“她一定死得很凄惨，因为，在她的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

我情不自禁地对玛格丽特·戈蒂耶的命运产生怜悯之情。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或许看来是可笑的，但是我对娼妓们怀有无限的宽容，甚至不屑于为此与人争辩。

一天，在去警察局取护照时，我看见邻近的一条街上两个宪兵带着一个姑娘。我不知道这个姑娘干了什么，只看见她热泪滚滚地哭着亲吻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她的被捕就要使母子离散。从这天起，我就再也不会随便轻视一个女人了。

二

拍卖定于 16 日举行。

在参观和拍卖之间留了一天空隙，好让挂毯商有时间把帷幔、挂毯之类的东西取下来。

那时，我刚旅行回来。通常，当一个人回到信息灵通的首都时，他的朋友们会把重大的新闻告诉他。但人们没有把玛格丽特的死告诉我，这是自然的事。玛格丽特是个漂亮女人，但是这些女人生前讲究的生活愈是造成轰动，她们的死就愈是冷清。她们就像太阳，无声无息地升起又落下。当她们年纪轻轻就死去时，她们所有的情人会同时得知死讯，因为在巴黎，一个名气很大的姑娘的情人，几乎都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会相互谈论对死者的回忆，但彼此的生活依然照旧，丝毫不受这种变故的干扰，他们连一滴眼泪也不会淌。

今天，当一个人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眼泪变成如此稀罕的东西，不能轻易为随便哪个女人流淌。至多只有那些为被人哭泣付出了代价的双亲才能得到孩子的眼泪。

至于我，虽然在玛格丽特的任何物品上都找不到我姓名的起首字母，但我刚才承认的那种本能的宽容和天生的同情使我久久地思量她的死，或许她还不配我这样思念。

我记得经常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遇见玛格丽特。她每天都必定

乘着一辆蓝色的双座四轮轿式马车经过那里。马车由两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拉着。我记得，我曾注意到她有一种与她的同类不同的优雅风度，使她超群的美貌更加动人。

这些可怜的女人外出时总有人陪着，人们不知道陪伴的人是谁。

因为没有任何男人会愿意公开夸耀自己对她们的夜间的爱情。她们也害怕孤独，她们就带着境遇不如她们、没有马车的姑娘，或者带着一些讲究打扮、但打扮不起来的老妇。当人们想了解她们陪伴的女人的一些详细情况时，可以毫无顾虑地向她们打听。

但是玛格丽特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她总是独自乘马车到香榭丽舍大街，她在车里尽量不让人们看见，冬天披着一条宽大的开司米披肩，夏天穿着极其朴素的裙衫；虽然在她喜欢散步的地方有许多她认识的人，但她偶尔对他们微笑时，只有他们才能看出这种微笑，只有一位公爵夫人才能像她这样微笑。

她不像所有和她



同行的姑娘们过去和现在那样，老是从圆形广场散步到香榭丽舍大街的进口。她的两匹马把她飞快地带到布洛涅森林。在那里她走下马车散步一个小时，然后重新登上她的车子，让飞奔的马儿把她带回家。

我好几次曾经目睹的这些情景重新在我面前掠过。我惋惜这个姑娘的死，如同人们惋惜一件优美的艺术品被完全毁坏那样。

的确，不可能见到比玛格丽特的美貌更令人倾心的美貌了。

虽然她的身材有点过分高挑，然而她非常善于打扮，把衣服简单地搭配一下就掩饰了天生的缺陷。她的开司米披肩一直拖到地上，两边露出丝绸裙衫的宽大边饰，藏着她双手的厚实的手笼放在胸前，四周围着巧妙缝制的褶皱，对于线条的轮廓，就是再挑剔的眼睛也挑不出毛病。



她的头颅很美，像一件特别精美的作品。它很娇小，或许如同缪塞所说，她的母亲为了精心造就她的头似乎已经这样做过一次。

在一张难以形容的娇媚的鹅蛋形脸上，放上一对黑眼珠，眼睛上是纯净得如画似的弓形眉毛；眼睛前方遮掩着浓密的睫毛，在红润的面颊上投下轻微的阴影；再描画出一个清秀、笔直和灵敏的鼻子，鼻孔由于强烈渴求肉欲生活而微微张开；画上一张匀称的嘴巴，嘴唇优美地张开，露出乳白的牙齿；再用没有任何人的手触摸过的鲜桃的绒毛给皮肤染上色彩，你就会得到这张迷人的面孔的全貌。

像煤玉那样乌黑发亮的头发，漾着天然或非天然的波纹，在前额上分成宽阔的两股，消失在头后面，露出耳根，耳根上每个价值四五千法郎的钻石耳坠闪闪发亮。

玛格丽特火热的生活如何会在她的脸上留下她特有的纯真的甚至稚气的表情，这是我们不得不确认但无法弄明白的问题。

玛格丽特有一幅维达勒替她画的绝妙的肖像，只有他一个人能把她画出来。在她死后我把这幅肖像保存了几天。这幅画和她惊人地相像，当我的记忆或许欠缺时，我可以把它作为参考。

在这一章里叙述的细节中，有一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就把它写下来，以免在讲述这个女子的故事时再回过头来追记。

玛格丽特观看所有戏剧的首演，并且在剧场或舞会度过每一个夜晚。每当一出新剧上演，人们一定可以见到她，有三样东西从不离她的左右，总是放在她在楼下包厢的前座：她的观剧镜、一袋糖果和一束山茶花。

在一个月的二十五天里，她带的山茶花是白色的，在另外五天里，她带的是红色的；人们从来弄不清楚这样变换颜色的原因，我虽然指出这种变换，但没法解释清楚，她最爱去的那些剧院的常客和她的朋友们也同我一样注意到这个现象。

除了山茶花，人们从未见过玛格丽特带别的花。所以在她的